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踏上奧運征途 (六)

東京奧運會在日本國民達八成反對聲中開幕，而在閉幕時民調則顯示有一半國民支持，雖然支持度仍有一半，但也為日本奧委會及政府挽回不少聲望。日本主辦奧運會可謂不逢時，近十年前為顯示311後的「東山再起」而申辦的奧運，卻碰上世紀疫症而延期一年；一年後(2021年)疫情尚未退卻，最終決定如期舉行。日本決定繼續舉辦奧運會除了是要對各國運動員，對所有為奧運會付出努力的人有一個交代外，還是在疫症之下藉着奧運會，祈盼可為日本以及世界帶來在疫症陰霾下的新希望。

日本在申辦奧運時預算大約是60億美元，一般來說歷屆奧運會最終支出都會是預算數字的兩、三倍，大多都是虧損的，今屆加上疫情及延期，估計日本支出大約200億美元；以上一屆巴西里約奧運會作參考，總支出為131億美元，而最初預算是46億，所以東京今次支出也算是範圍之內，但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沒有外國觀眾遊客，對市面上的經濟收入影響很大，單就入場觀眾損失已近8億美元，加上酒店、膳食、遊客消費，本應可以刺激疲弱的經濟，奈何疫情下無法打響如意算盤。

當踏入7月份時，東京奧運開幕日子愈來愈近，東京疫情感染卻如開日本玩笑般愈來愈加劇，由每天百多人上升至奧運期間曾達5,000人，東京人口大約1,390萬，是香港一倍左右，這樣的感染數字，簡直是失控，當我踏入東京機場時，已經感覺冷清，及後才了解當天東京感染人數已經達到1,200多人(當中與奧運有關

的工作人員及運動員感染人數500多人)。東京在防疫下所有食肆、酒店、娛樂場所晚上8點前關門，所以我們只能到便利店買食物，街上行人稀疏，曾到日本多次的我從未見過這情況；在初期的隔離期間，每天有專人帶領從酒店乘專車回廣播中心，途中交通暢順全沒有塞車，整個城市好像停頓了，情況實令人感覺傷感。無論坐專車去場館，或在場館新聞中心，工作人員及記者也寥寥可數；以往在媒體村，很多外國記者晚上收工後，也會聚在一起把酒言歡，今次只見一些外國記者及工作人員在便利店買了一些啤酒，便坐在附近街上石壘飲酒聊天，也只能說另有一番風味。

每間酒店也有奧運委的工作人員在協助我們，想了解當地情況於是便與其細聊一番，原來他本身是旅行團的導遊，因為失業太久，現在還好有這個奧運工作，這個月便有收入，但當奧運完結了，就再次失業前路茫茫。我曾經多次反對取消奧運，講一句取消奧運很容易，但背後可能有幾萬人失去工作，下星期殘奧就開幕了，祝願香港運動員再創佳績，更期待全球疫情盡快退卻，讓世界可重新出發。

與 TVB 東京奧運主持方力申合照。作者供圖



與 TVB 東京奧運主持方力申合照。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眼皮之美

最初看到接受訪問戴著口罩的那個運動員，從他充滿神采稚嫩的眼睛，我們推測他大概十多歲吧，可是當他除下口罩後，才知道原來是25歲的張家朗，這才發覺戴上口罩以後，單眼皮、細眼睛，閃爍聚焦出來的青春，還可以令年輕人更加年輕十年八年，而且目光也更銳利和強烈。

單眼皮妙在眼瞼適中而傳神，美得來眼睛不大(過大就不好看了)，眼睛之不大，正如手動相機中調校光圈的銅片，用過手動相機的朋友都知道，光圈數字愈大銅片中的透光點愈小而聚焦點也愈強(此之所以粵語常戲謔大眼睛大睜過龍)。單眼皮之美，本來始於韓影中對韓劇男星偶像的欣賞，可是韓星沒有張家朗柔中帶剛那點花瓣冷峻之美就不待言了。

眼睛，一向在文士筆下稱為靈魂之窗，但這窗過去似乎像比喻美女為玫瑰一樣成了濫調，同樣是為大眼睛雙眼皮的少女而說，什麼眼如秋波睫如捲簾，全都成了歌頌大眼睛美女的盲目寫照，以致有個時期日本漫畫眼珠大如網球的醜「美女」造型也成了風氣，而網球眼美女又必然離不開雙眼皮長睫毛。

記得中學時有個女同學，本來一雙單眼皮也俏得可愛，偏偏她就是羨慕人家雙眼皮的長睫毛，看到婦女雜誌一篇文章，說如果睫毛剪短0點多少cm，以後剪去的睫毛重生後就會倍數增長了，她居然就很心下了剪，天天照鏡，怎知照到大學畢業了，剪去的睫毛仍然比之前更短，哪有長過百分之一cm?那篇文章害得她夠慘。

自從全球人類戴上口罩之後，眼睛無形中已成了焦點點，很多人的審美眼光漸漸已不再把其餘五官放在重要位置，似乎有沒有蒜子鼻櫻桃嘴都不重要了，連平日最愛化妝的女士們塗脂抹粉的工夫都省下來，心思用到五花八門的口罩上面，但求有個別出心裁的觀眾便足以開心見人，長此下去，你說會不會改變了美容習慣?



無論單雙眼皮，皆美在眼形和神采。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遙遠的公正

「法律是公正的。」特別用了引號，是想強調，這是人說的。學法律的人一定相信這句話，這是支持他們去修讀這門課的動力；沒學過法律的人也會相信這句話，這是人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在法治社會，人們自小受教育是要遵守法律。法律的條文也是由人編寫的，確實地說，是由某一個小撮叫「立法者」的人在某一特定時期去制定的，再由一些叫做「警察」的人去執法，然後由一些叫做「律師」或「檢控官」的人去辯證，最後讓那些叫做「法官」的人去解釋、判決。這些人都受過花費昂貴的訓練，要考取一定的專業資格。

在普通法制度下，主要由法官去解釋，並往往引用所謂「先例」。這就決定了，法律是否公正，在於掌握法律的人的手上及其如何良善地運用和智慧地判斷。

日前看到兩宗「冤案」，令人唏噓。一宗講一位當時20歲的青年借地址予朋友收取包裹，他尚未打開，卻因內藏可卡因而雙雙惹上官司，當時聘用由該朋友親人介紹的律師，其助理(師爺)卻教他認罪，謂可獲輕判。結果朋友無罪釋放，他卻換來23年刑期。據報青年一度推翻供詞，但不得要領。

後得友人教他上訴，幾經年月，今終得直。這是值得高興的事。青年因為無知，被更無知兼無良的律師亂點，枉坐5年監。雖然警方日前已將這位律師及該大律師拘捕，但是否有足夠證據告其妨礙司法公正還難說，青年已虛度光陰。

同天再見另一宗案件，日子更遙遠。那是38年前發生在屯門公共屋邨的強姦案，疑犯終於落網。女童當時13歲，遭賊人入屋劫去百多元，再被強姦。但涉案匪徒一直逍遙法外，而該女童長大後已於1999年輕生。匪徒是否得到懲罰，她也無法泉下有知，即使雙親仍在，已垂垂老矣，歲月如梭，傷痛早變麻木的疤痕。

法律最終或許是公正的，但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已成。對後一位受害者更於事無補，法律彰顯的公正，她看不到，也得不到公正的賠償。旁觀者如我看到了，只是唏噓。

在香港，為了維持法治，律師地位崇高，法官更高，幾到神聖不可侵犯。律師受訓為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為使命。看上去偉大，但律師也是人，物質社會下的人，法官亦然。法治社會講「程序公義」，但程序之路卻漫長，非一般人承受得起。如何讓「公義」早日被看見，是那些受人教唆而違法的人，以及那些掌握程序的人要正視和反省的。



方寸不亂

方芳

搶住找數

政府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社會氣氛是活躍的。年輕人一筆過花光，長者則在經歷電子消費的樂趣。

在麵包店買餅食和牛奶，新店員可能不太熟悉收銀機，花的時間要多一些，後面輪候的婆婆緊貼着，令我頗有壓迫感。當收銀機顯示銀碼，店員說請拍八達通，婆婆又急不及待要搶拍卡，幸好給我及時攔住，否則她會為我付款，看來婆婆並不太懂得八達通的消費使用程序。

政府把2,000元電子消費券發放在八達通，一時間拍卡購物，成了長者的新課題。雖然八達通在港流行及運作成熟，但基層長者使用八達通，大多用於乘坐交通工具(有長者優惠)，當八達通儲備額不多，才到便利店增值，因為怕失卡，更不懂和銀行戶口掛鈎；如今八達通有2,000元儲備，長者哪一哪購物，心理上豪得多了，手夾手快，搶住拍卡哩。

政府通過八達通、支付寶、微信支付、拍住賞，作為發放消費券平台，其中以八達通最為流行。香港已超過3,500萬張，每人平均擁有4張八達通，由於八達通是實體卡，本來就已經被廣泛使用，乘搭交通工具，出入停車場，甚至進入苑苑認證，乘搭電梯樓層認證……而且八達通還可以掛在手機表層，拿出手機哪一哪，連實體卡都不用了。在電子支付平台上，八達通有絕對優勢。

反觀政府消費券發放的其他電子支付平台，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寶，並非實體卡，只依附網絡生存，支付點只能使用手機，因發展較新，在內地是最流行使用。手機本來就已經程式很多，要找出再打開支付程式，需要多一點時間，如果在超市購物，前面有人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寶」，你得要耐心等待了。

消費券的發放，除了刺激經濟外，更因通過電子系統發放，促進了電子支付工具的普及與滲透，有利電子支付的發展。



七嘴八舌

小臻

香港不乏優秀大學生

還記得去年在一片聲討香港電台電視部的節目偏離港台守則應取締與論中，曾寫過港台電視部其實有許多有意義的節目可做可播，不必介入對抗政府的政治爭拗中。當時推介聯《五夜講場》的真係好科學/學人申社科/哲學有傾、《文化長河系列》等。最近又睇港台電視31頻道有「國劇830」《號手就位》，又有與歷史文化有關的《歷史二三事》、《亞太戰爭審判》、《呼吸美學——中國古畫賞析》，同生活有關的《好好過日子》、《地球事圓的》、《音樂到會》、《藝坊星期天》等等，實在很豐富，對白上班的人當然不是可以睇到所有節目，往往是做夜貓子的人才睇到。亦慢慢成了港台某些節目的捧場客。幾日前就睇到港台電視31頻道播「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2021」，認真地睇完節目後心情特別好，因為睇到一班香港未來的主人翁很認真很努力做事，有他們建設香港，未來一定不會差!

因為2014年非法「佔中」事件及2019年的黑暴事件，有一批沒修養、愛搞事，不知尊師重道、忠孝仁義為何物的自私自大，沒分析力判斷力的大學生浮現在市民眼前，大家都失望。香港大學生由天之驕子墮落凡塵，有企業直言不諱近年畢業的大學生，全港大專生都備受拖累，然而香港仍有不少又乖又叻的大學生。就以今年「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2021」比賽節目來看，看到節目中來自本港7間大專院校熱愛機械人的同學們，由準備過程到比賽期間克服困難的心路歷程。學生每組人分工合作，由設計程式、設計機械人，自

己找材料製作成機械人，如何令機械人聽從指示將精準「投壺」，還要考慮如何贏對手，當中經歷過無數次實驗，失敗再重來，殊不容易，學生全力以赴做一件事和表現出團隊精神，除了個人榮譽，亦會想到為學校的名譽而戰，實在很令人安慰。

搞一個機械人比賽有多重意義，這屆機械人比賽主題叫「全投投入」，取材自中國古代的「投壺」遊戲，是把中國傳統的射箭文化融入比賽當中，機械人需要到箭架取箭，然後將箭射入5個不同難度的壺，以最快速完成任務為贏。再看到班大學生為自己參賽隊伍取名就知道他們懂得尊重中國文化，香港科技大學隊叫征龍/火之龍隊、香港中文大學叫工無不/箭無不勝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叫神機妙算隊、香港教育大學叫魯師隊，將科學與中國傳統的射箭文化融入非常有意思。

同時，7間大專院校的參賽者通過設計及研發精密的機械人，以測試他們在先進工程、人工智能和電腦視覺等範疇的創新能力及技巧；又讓有志投身工程界的大專生動手設計並製作機械人從中汲取經驗；也為各大學院系機械工程、電子、電腦程式設計學生提供彼此合作交流工程學的心得機會；確是科技園公司的人才培育的好方法。

主辦機構科技園公司一直期望透過「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計劃，建立穩健的創科人才庫，新晉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人才的崛起，有助推動香港創科界蓬勃發展。而今年勝出冠軍的中大箭無不勝隊和科大火之龍隊會代表香港出戰「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1」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队伍一決高下，祝他們大勝!



7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參加「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作者供圖



百家廊

母親的菜園

母親今年60多歲了，但身體硬朗，走路「呼呼」腳下生風，說起話來像連珠炮，一到菜園裏，就有使不完的力氣。

有一次，她指着我左臂上被自己咬得深紫的牙痕，把煲成泥的黃瓜湯碗狠狠地往床頭櫃上一砸，「你就這點出息?小小年紀居然抑鬱?娘種地養魚餵豬砍柴送你去讀書，書上就是教你這樣活的?還不如我這個大字不識的農婦!」

生病住院期間，母親很少去看我。但凡給我送點大補的湯湯水水，也是帶着種菜地的幹勁。她用藍色花紋的方巾包着湯碗，往床頭櫃一放，坐炕頭似地盤腿在我手邊，側臉看看窗戶，健步如飛走過去，抓住窗簾從右往左「嗖」地一拉，陽光就無聲地照進病房。母親見我在病床上開始蠕動，把手掌放在雪白的被子上，有節奏地輕拍幾下，等我假裝沉沉入睡，她才起身往病房外走。白色的病房門因為她「砰」地一聲巨響，來回彈了好幾次。我抱緊膝蓋，將頭支撐在兩腿間，看母親憤憤離開，說不出一句話，掉不出一滴淚。

母親的菜園，在我病房斜對面的一塊平地上。推開窗，就能看見零星的茄子花，黃得燦爛的絲瓜花，倔強葱鬱的南瓜藤。這一窗的黃黃綠綠，陪病床上的我度過了許多靜默美好的時光。母親在菜園的時候，我常常站在紗窗後，看她「啐」一下口水，在兩個手心快速摩擦後，捏緊鋤頭把，鋤頭噌過頭頂再落下，身子上下起伏，「噌、噌、噌……」的聲音伴隨母親「眼、眼、眼……」的每一次攢動，原本枯黃的地被母親翻新，瞬間帶着濕氣的黝黑，彷彿還冒着絲絲縷縷的熱氣。

母親種的蔬菜一叢挨着一叢，它們均勻地分布，朝同一個方向奔馳。這片剛長出嫩芽，那片已經開花結果。每一個生命都恰好處地到來，又極合時宜地離開。每到火紅的夏季，母親開始種我最喜歡吃的紅豇豆。在它們只有膝蓋深時，母親就找來粗細均勻、長短一致的蘆竹竿，呈三角形圍着豇豆苗插進土裏，在和母親齊頭高的地方捆個結，一個架子就搭好了。母親每天侍弄她的菜園，澆澆水，順順苗，拔一拔好不容易冒出來頭來的野草，數一數每天變化不大的小辣椒。

給豇豆牽藤時，她把藤頭輕輕環在蘆竹竿上，讓豇豆藤順勢往上繞，直到每一株藤和桿緊緊相依，昂頭朝陽向上生長，她才放心。豇豆似乎也不辜負母親的辛勤付出，它們堅持不懈，拔節生長，一天一個樣。起初開花的時候，只是冒出一點粉紫，花形像弱小的蝴蝶，似有似無地在三片心形葉瓣間。只用兩天，這些原本零散的花就會結出成雙成對的豇豆。豇豆最初極細小，彷彿一場風雨，就能將它們折斷。一周的時間，它們就有半臂長，身子也由開始的扁瘦，變得渾圓健碩，渾身散發着脆生與鮮活。

茄子躲在肥大的葉子下，蒂把只有小拇指粗，茄子則比我的拳頭還大。它們因為有了土地的滋養，身體長得渾圓飽滿，深紫裏透着亮光，茄帽帶着刺，緊貼茄子的蒂把周圍，守護茄身。小時候，我常常以幫母親洗茄子為藉口，用雙手捧着圓圓的茄子，在水裏歡快地搓動，茄子就會發出「吡吡吡……」的脆響，母親看我玩得歡，並不著急把茄子切成細長的絲，「你這個淘神鬼，幸好我把茄子蒂上的刺清理乾淨了，要不然，叫你刺地哭……」說完扭過頭，又開始忙她自己手上的活。

手撫摸着茄帽和蒂把上的刺，我忽然內心歡喜起來。它牢牢地附身茄子頂端，呈三角形朝外展示自己的銳利。食指輕輕劃過，在螺紋上居然可以留出一條細小的血跡。母親扔下水瓢趕過來時候，我的手腕已經在一個個茄刺的摩擦下，殷紅一片。她撩起自己的上衣邊，「吡、吡、吡、」撕開一條長長的白色布條，牢牢地纏住了我左腕汩汩流出的鮮血。「囡囡，你要娘怎麼辦?」許是被我氣到了，嚇到了，母親臉色慘白，嘴唇失去血色，「娘不是醫生，娘治不好你的病!娘沒什麼大本事，娘就是個農村人。娘沒讀書，娘沒文化，可有些道理，娘還是懂的。」她停住嘴，啞啞着把頭扭向一邊，倔強地轉過來看向我，眼睛裏都是乞求，「囡囡，兒女婚事不是你的命!你的命是娘給你的!要選，你得選給娘，任何人取不走!我的囡囡可以找到更好的女人嫁了……」

一生堅強的母親，抱着她30多歲因一場情事深度抑鬱的女兒，在她鬱鬱蔥蔥的菜園哭得像個孩子。我終究沒有說一句安慰母親的話。但她的責罵讓我明白，我該脫下這身大幾號、藍得發舊的豎條紋病服了。

人往往自己走不出來時，別人就很難闖進去。每個人都有創傷，母親在，傷不再。

見我從病房走到她的菜園，母親指指旁邊的茄子地，「囡囡來得正好，茄子長勢討人喜歡，有四五個剛好能吃的，你去摘了，咱娘兒倆中午炒來吃……」她彎下腰，繼續挖自己的地。母親總是蓄滿力氣，她腮邊的咬肌突起，鋤頭揮舞，每次劈開地的聲音悶響，這一起一落間好像是和土地在較勁，其實是愛到心底。

茄子花顏色淡紫，樣子有點像喇叭花，只是比喇叭花的中心門關得更緊，花瓣更厚實，葉脈更清晰。她們依附在茄子樹上，因為蒂把上毛茸茸，看起來別有一種倔強的凜冽。我蹲在茄子地，將掉在地裏打蔫的茄花一朵朵採起來，捧在手心，咬在唇邊，咀嚼。咀嚼一朵花的凋謝，咀嚼一場花事的開啟與落幕。

犬吠中的犬性與人性

小哥和怕狗的客人。

去買圍欄的網店是我許久以前給狗買寶狗糧的，後來因為有朋友做定製狗糧，便只斷斷續續地在這個店裏買一些狗零食和日用品。下單以後老闆便告訴我庫存的圍欄有瑕疵，表示要給我打折或者送東西，因此聊了起來，這一聊，老闆找出了我在他們店裏的第一筆交易的日期，竟是狗寶被我領養的前兩日，若是沒有這個日期的提醒，好多關於狗寶幼時的往事大抵就會被我遺忘了。然而再想想，卻是「細思極恐」，不知道無意之間一個人的不想人知的生活或是不為人知的秘密會在何時何地被記錄下來。

二十幾年前網絡還沒有如今這樣的發達和普及，我和朋友外出旅遊，在飛機上遇到幾個同城的朋友，結伴玩了幾天之後，才得知對方其中的一個是妹妹的小學同學，當時只慶幸自己沒有失禮之處。後來因為相熟的一個朋友涉及的一樁經濟案與另一久不見面的朋友閒聊，發現我們竟同是那個朋友的債主，都是他拆東牆

補西牆的對象，拖欠已久的欠款自然是收不回來，但他自此被我們屏蔽在了朋友圈外。

寫作者愛八卦，自是「吃瓜」大軍中的一員，本呆也不例外。關注之下，這兩個月來除了世界局勢與國家大事之外，便是幾位知名人士的各路新聞，總結起來，不過都是表裏不一的人設崩塌而導致的自食其果。譬如林某，一邊吃着死去的妻兒的人血饅頭，一邊半點沒耽誤自己對新生活的享受，因而引起眾怒；譬如吳某，仗着一張好看的臉，在資本的包裝下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可以隨心所欲地放縱自己，結果被其中的一位「粉絲」拉下馬；譬如霍某，亦是與吳某一般，以為只要戲演得好，假的就可以變成真的，最後被相伴多年的「枕邊人」逼至退圈。

其實還有很多和這幾位一樣的，拿起一片樹葉，便以為別人看不見自己，卻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當下的網絡時代，哪裏還有秘密可以藏得住?還不如狗。我家的狗寶愛叫，總是光明正大地叫，但從未咬過人。



琴台客聚

伍采采

小的時候大多生活在鄉村，或是一些小小的城鎮。無論在哪裏生活，只要是在父親允許的情況下，我總是要養一隻狗的。

喜歡養狗的原因簡單至極，因為，無論何時何地，狗警覺的吠叫與溫暖的陪伴總是會令人心安。到了後來，我在網絡平台上的簽名或者個人簡介裏就都是這樣一句話：「養一隻犬，植一片園，寫一生字。」一生未完，字仍在寫，園亦植了，在大都市裏也養了一隻犬，一養便是八九年，日子就在「汪汪汪」的吠叫聲中過去了，直至搬到人煙稀少的市郊住下。

新屋所在的小區入住率極低，環境相對安靜，屋外稍有動靜，狗便一陣狂吠，若是遇上快遞員送貨上門，更是一開門就衝出去叫得驚天動地，哪怕本呆養的是一隻體形甚小，只是「光打雷不下雨」的狗，也會把有些膽小的快遞小哥嚇到扔下貨物就跑。於是，便上網去買了一個圍欄，想把圍欄放在門口，狗既可以向衝出去看外面的世界，亦不至於嚇到膽小的快遞